世界畫報

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六日　第四十一期　北京石駙馬大街世界日報社發行

本報價目

本京零售每份大洋三分

外埠每份另加郵費一分

一塊錢看三份報

世界日報。世界晚報。世界畫報。三份收大洋一元。價廉物美。世罕其匹。願訂者。請直接向本報接洽或以書面電話通知均可。

本報徵求材料

本報徵求照片及小品文字。酬例如左。

（一）現金　每件自二角至五元。

（二）贈報　酌贈本報及世界日報世界晚報。

如有特別優點者。當另行議酬。不在此例。如欲寄回原件者。請於來稿時。附帶聲明。並請附寄郵票。無論登載與否。均可寄還。又寄稿時。務請開列姓名住址。以便致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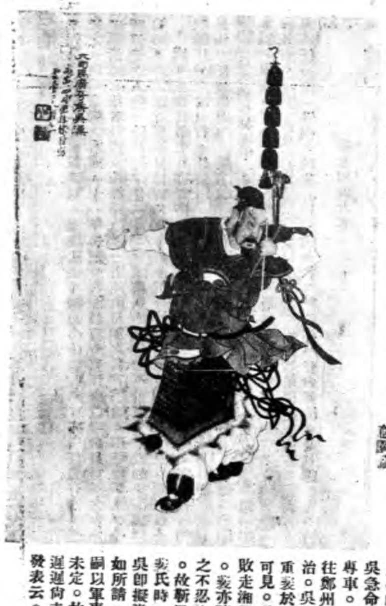
八指人

（長慶）

友人李某。來京時投宿東城某飯店。有茶役。以右手食中兩指夾物。其左手亦然。怪而問之。曰。言之亦無害。我前爲嚮馬。今已改行十餘年。一日于某處。見一車甚沉重。知爲金銀。見無保鏢者。車上惟懸一彈弓祗一瘦臉黃髮女坐其上。孤疑不敢動手。尾之一二日。無動靜。忽一日將啟行。見一烏鴉出巢飛鳴。黃髮女取弓彈之。去烏頭尺許。我笑之曰。技如此。乃保鏢耶。我能開百二石弓。發無不中。俟其先行七八里。策馬繞出其車前。回身轉弓射之。未發而一彈墜我左大指。我弓能左右開。即轉身以右手開弓。以左手食中指引弦射。亦未及發。又一彈墜我右大指。我駭極。俯首伏鞍適。而一彈由後腦過去。擊去肉皮寸許。忍痛不敢舉首。策馬疾馳。乃得脫。遂斷弓折矢。棄業而爲八傭。旋即脫帽俯首。以後腦示果有痂焉。又曰。天下絕技亦有我所遇者亦多。未有若此女之奇。我馬立其車前。對面射之。不知其彈何以從後至。而兩中我握弓之大指也。

正定塔影

楊善南君遊正定返京、以所攝浮屠四影贈本報。上期已刊兩幅。上下兩圖亦楊君所贈。塔在正定城內。相隔不過里許。惜年久均失其名耳



徐燕孫二十八宿圖之一

人物在畫中爲最難。近世畫家。或矯揉造作以炫奇。或務求纖麗以媚俗。墮入魔障。殊不自覺耳。獨吾友徐君燕孫。於畫人物具有心得。畫法一本吳生。格調高古。雖多造詣之功。究屬得之於天然者爲獨多也。茲幅聞爲張學良所作。觀其用筆步局。無一毫火氣。其藝之精。從可知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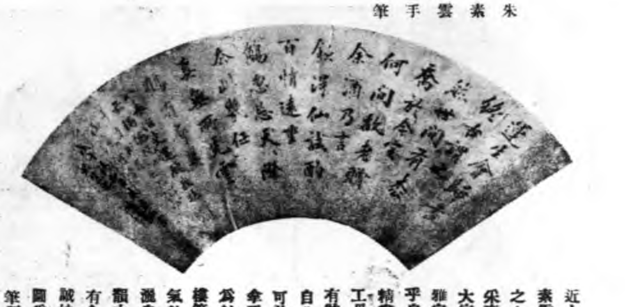
意園識

裴長慶

（敏文）

靳雲鶚未免職前。報載靳以軍事倥傯。不暇兼顧豫長。有舉裴長慶以自代之說。裴爲何許人。外間知者甚鮮。吳之舊部某君昨語予。謂裴爲豫人。年已七十。爲吳微時之老師。吳爲旅長時。裴即在軍中任書記。前年吳駐洛陽時。聘裴充高等顧問。執禮甚恭。夏間。在院中偶滑跌。傷腿。洛陽無名醫。傷勢入夜劇。吳急命開專車。送往鄭州療治。吳之重裴於此可見。吳敗走湘鄂。裴亦隨之不忍去。故靳保裴氏時。吳即擬准如所請。嗣以軍事未定。故遲遲尚未發表云。

朱素雲手筆



近十年來。素雲爲唯一之小生。神采奕奕。有大家風。儒雅宕跌。出乎自然。既精書法。又工丹青。腹有詩書氣。自非他人所可及也。其拿手傑作。爲射戟白門樓等劇。英氣物物。瀟灑自如。音韻中並覺含有金聲。斯誠妙矣。上圖爲朱之親筆所書者。

聞人軼事

（華翁）

今人對於所謂應時而生之名人。凡一舉一動。一言一語。輒轉偵揣。筆之於書。曰。某某軼事。既死。則曰某某遺聞。甚至一吐沫之微。一登圊之談。亦必故與裝潢。揭之刊物。一若非此不足以示其強博。而士林論坑之價值。頓爲之墜者。吁。亦奇矣。余生也晚。孤陋寡聞。鮮與士君子接。偶欲抒寫名人遺聞軼事。則墨漆膠而筆[illegible]縛。隻字不能下。自揣不學無術。何苦登場獻醜。若徒於大人之門。厮卒之側。道塗雜糅之交。婦孺胡妄之指。拾牙慧以爲榮。對雌黃而不辨。雖床第之褻瀆。緇狗之黎玩。或塗鴉之殘紙。或彈雀之餘聲。竟亦盡量容納之於前。大膽貢陳之於後。人不我嗤。我其對人何。故我以爲任何文字。縱不作著作千秋想。要當有寧缺毋濫思。本篇所紀。並非臆造。猶是耳食。力避冗蕪。差免抄襲。倘己爲他人捷筆先書。他人所捷目先覩。是則我未能捷耳先聞。捷手先鞭之咎也。

孫傳芳　孫在鄂時。嘗偕夫人遊黃鶴樓。樓側有相館。求者踵相接。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。孫好奇心動。就而問津焉。相者初相孫。次及夫人。若頗奇特。精神頓振作。既而請孫夫婦入內室。矜重言曰。余初相君。不過貴顯。然尊夫人則有后者相。兩者相匹。可臻貴顯。元首縱不可期。而勢軼逾於元首。爾珍重前途。勿負所望也。言罷。揖歸原座。孫出鈔票一束授之。相者笑曰。照例可矣。余豈欲得厚貺而故諛君者哉。

馮玉祥　馮在汴梁時。一日清晨。趨詣警察廳。廳長某尚高臥未起。馮逕入臥室。就寢榻。扶其臂者再。廳長驚覺。見爲馮。大懼恐。急披衣起。馮遽問曰。夜來得無賭博乎。廳長力白其無。馮終不信。卒牽之行。至校場。馮坐而閱兵。飭令廳長立其側。久之。始釋去。又有副官某。忽被人控告。謂彼嘗作狹邪遊。頃且患花柳病矣。馮召副官質之。堅不承。告者曰。彼之花柳病。今方在療治中。其身有石灰酸氣味可証也。馮亟命人褫副官衣。嗅果有石炭酸氣否。嗅者告曰無。馮初不信。又命另一人嗅之曰。有。卒褫此副官職。薄懲嗅而不實告者

保寶惠

保寶惠。字公孚。四十二歲。京兆宛平人。原籍陽湖。曾任漢軍副都統。國務院秘書長。東省鐵路秘書長。賑務處坐辦。京師治安會秘書主任。現由治安會公舉督辦京都市政事宜

胡漢民　小有才。每以排斥外江佬爲能事。中山初不倚重胡。而信任朱執信。民六之役。大元帥府一任執信籌畫行之。時胡親陸榮廷。而朱親李耀漢。故胡曾一度薄省長不爲。憤而去澳門。民九。粵軍回粵。執信不幸爲奸人所算。於是胡得專寵。民十二。楊庶堪以秘長而任省長。信用稍稍過胡。然楊蜀人也。即胡心目中所謂外江佬之一也。卒擠之使去。粵人多材。許崇智又以武人把持省政。胡乃一怒平港。中山因某某環請。始許以省長。遂又回省。前年。中山北上。不介隨行。而以汪精衛長秘書。胡至是乃嫉汪。遣黃昌穀尾之。凡汪在京津一舉一動。莫不具告胡。而汪坦然。未介意也。胡兄弟清瑞毅生曾久據要津。其妻舅陳融。尤有智多星之稱。惟是斂人。向亦不滿胡之所爲。嘗露之於口角間。至其一次因反共產與廖案嫌疑而戌俄。二次因委員會與黨部意見。而又離省赴港。其間有重重疊疊之秘密。。。則非局外人所得知矣。

京兆公園

安定門外里許。舊有地壇。於去年春間。由京兆尹公署加以修葺。改爲京兆公園除園林殿壇外。新設公共運動場及世界地圖模型等。園內各處牆壁。均貼有格言成語甚多。上圖爲該園大門之景

譚鑫培之磁砑

譚鑫培。鄂人。父名叫天。工老旦。鑫培亦習老旦。兼鬚生。十八歲走大蓬。殆倒嗓。改演武戲。名漸噪。至三十嗓復。乃文武并演。五十則鼎鼎大名矣。因父名叫天。故後有小叫天之稱。譚之唱做。已至爐火純清之境。譚之武家數整嚴。故扎靠極合式美觀。譚之嗓清越雄渾純厚。兼而有之。且其痰音。蒼老無匹。無人可以摹其萬一。所謂痰音。不假造作。出於自然。隨時應用清而能靈。其行腔剛如百鍊。柔可繞指。創新調耐人尋味。巧妙無倫。誠劇界大王也。能劇甚夥。無不嫻熟而精。民國六年。因在京爲軍警強迫堂會。歸而大恚恨。病竟不復起。享壽七十有二。時人惜之。爲加英秀之號。嗣後譚派雖多。非流於纖薄。即失之纖弱。作工近似矣。唱又非也。唱略似矣。做又少神采也。故譚調易學難精。洵爲藝術上極有研究極有興味之事。或云譚之聲帶搆造。與常人異。此雖戲言。但頗近理。譚生子八。三子操琴。五子即小培。惜老譚在時未肯潛心。不克繼傳衣鉢。悔莫能及。餘均碌碌無聞焉。

電影明星黎明暉（攝影之姿勢）

梁啓超怕湖南人

（燕濟）

余友羅鄂卿撰梁任公受窘記一文揭諸晚報。逸趣橫生。觸起余往事一則。亦與任公有關。惟無甚饒人性趣之處。亦濡筆記之。以餉畫報之讀者。十一年暑期。吾湘教育會暑期講習會之時髦。亦發宏願。敦羅一時海氣洪通之學者教授。赴湘講演。一若此數星期之名言讜論。即可使莘莘學子道德修業。猛晉滿溢者。計所羅致之人物。除胡適之任鴻雋等。或稱病或託故辭不就道外。餘如以演講事業教育起家之蕭任之。及北等而下之之輩。應集長沙者凡數十人。惟吾儕東髮小生均不甚滿意。頗有姜子牙「釣釣釣大魚不到小魚到」之感。主持其事者。亦曾搭建一座好台。無如等名角登台獻技不足生色。情急智生。乃急懇趙恒惕飛電懇梁任公赴湘一行。任公諾。越四日挈其兩子。由京抵湘。受湘人狂熱之歡迎。彷彿太戈爾抵北京時也。長沙本任公舊遊地。彼主教時務學堂。蔡松坡范靜生等出其門下。其他及門顯達。如彼賢輩實繁有徒。 趙恒惕及省議長林支宇。於任公亦夙所心折。其他乘機附大名流。以一親謦欬爲榮以驕其同輩者。更如蟻之附羶。任公此時如入山陰道上矣。最妙者省議會因係一省之立法機關。按照趙氏御製省憲之規定。會外人。 除省長及省務員得因議會之要求。 出席說明提案。或答覆質問外。他人皆不得無雜其中。此次獨爲任公開一怪例。於某日以省議會名義歡迎任公蒞會講演。是日趙恒惕全體省務員。及仇鰲等數十人均陪赴議場。林支宇主席。挺身而立。顧聲誦完其手捧之歡迎詞。如念祭文然。既畢。任公遂出現於講台前。著夏布長衫。袖小領高。蓋不失爲宣統年間之時髦大褂。於迎掌不絕之掌聲中。露其半禿之頂。向台下欠身一鞠躬。徐徐探懷出演稿一紙平鋪桌端。復出老光眼鏡架諸鼻梁。凝視演稿少頃。復行折下。然後開始演講。（與現今在師範大學講授其最得意之中國文化史時其情景初無二致）全體議員屏息不敢出聲。靜聽此學滿全國之梁任公。發揮偉論。詎意任公所預備之材料。毫不對勁。致鬧一大笑話。使無趙恒惕以身捍衛。幾不能透出重圍。蓋任公見湘人皆以大師尊之。遂亦以大師自擬。而視儕輩皆如啟蒙時期之乳臭小兒。對區區議郎諸子。自亦不加以另眼。是日所講者純係據拾歐美各國議會之組織法。及議會內部之規則。如議員發言時。應如何起立。如何招呼議長。如何陳述意見。表決時如何舉手。何謂多數。何謂少數。瑣碎紛雜。儼如父母教三四歲之小孩學語學步者然。後乃。愈說愈妙。竟有議員選舉時切不可受金錢運動。致損失人格。遺代議制度羞。望諸君勉之等語。言至此。議場中咳聲頓作。一議員突然起立。大呼五十四號彭熙治發言（議會發言例報號次。以便記錄）。任公方張望間。彭某陸續言曰。今日本會犧牲自治法省分議會之尊嚴。破例歡迎一私人資格之梁啓超。原冀梁某。發揮自治真理。或對吾湘之自治法有所貢獻。以宣本會取鏡。乃梁某適間所言。皆係蔑視同人不堪入耳之語。本會係全湘人民之代表。侮辱同人。即不啻侮辱吾湘三千萬民衆。試問同人何忝爲代議士。豈有並議會規則亦不知之之事。何勞梁某耳提面命。諄諄訓誨。至謂同人應愛惜人格。語固似矣。然梁某依附段祺瑞。迎安福派副署解散國會時之梁財政總長爲何如。又較以保皇黨著名之梁賢人。因緣時會。搖身一變而爲民國官吏。尤復仰首伸眉論列天下是非者爲何如。梁某何不自揣一至於此耶。言次拍掌有聲。連呼梁某滾去。其他議員亦羣起附和。鼓掌稱快。秩序登時紊亂。任公呆立台側。敢怒不敢言。汗流浹背。其狀至窘。趙恒惕林支宇。仇鰲等亦面面相覷。莫知所措。蓋所謂省長議長之威權。是時亦無用武之地也。任公爲維持其大名流之聲威計。不得不竭力故示鎮靜。不爲稍屈。俟聲稍息。仍按其預定之演稿。一句一句繼續講演。對彭所說。不置一詞。一若不值一談者。彭大怒攜帽扶杖。呼嘯出場。

國際列車

辛丑條約。曾訂明京津間交通。倘有阻礙時。即由各條約國組國際列車。供外人來往。近年京津間每有戰事發生。外人即根據條約。開行國際列車。機車前面交懸各國國旗。以資識別。右圖即今春京津交通阻斷後。國際列車自京站待發之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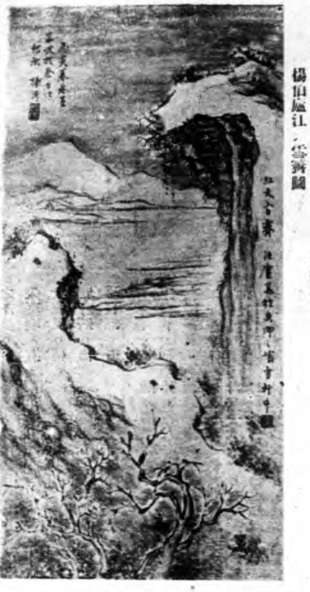
傅煥庭君攝贈

跟踪而出者。不下數十人。於是秩序又大亂。彭等退入休息室。拳棹大罵何物梁啓超。不速速去。吾將飽以老拳。咆哮之聲。屋瓦爲震。趙急以目視林支宇。林偕副議長孔昭綬等急馳入休息室。向彭等作揖哀懇。彭等怒尤未息。任公多不堪。面色由紅轉白。由白又轉紅者再。幸樓上下旁聽席尚有多人爲之捧場。靜坐不去。並時以掌聲。亂彭等之罵聲。任公始得草草終局。趙恒惕仇鰲等乃擁任公入休息室用茶點。顧彭等一發竟不可收拾。欲闖入休息室與任公爲難。趙令馬弁嚴扃其門。彭等不得逞。遂異想天開將議會大門封鎖。必欲與任公一決是非始罷手。此時旁聽席之無賴。亦助彭等張目。高呼打打打。打梁啓超。任公初尚鎮靜。繼見衆鬨愈僨。乃爲不安。兩公子尤惶懔危懼。趙見太不成話。乃命馬弁。速闢大門並下令驅散無禮者。捕送省署嚴懲。門既闢。趙等擁任公自人叢中走出。趙且持手杖前導。林支宇等分列左右。任公居中。行至廣場。趙親扶任公登肩輿。且云今日苦梁先生矣。任公勉報一笑。初謂沒有甚麼。既而曰你們湖南人好利害。我真有些怕。趙連稱對不起。對不起。迨彭等乘興回場。始行閉幕。此一幕滑稽劇。不知任公尚記憶否也。

[illegible]

爵子亭（[illegible]）。[illegible]前之建築物。內祀爵君牌位

爵祿君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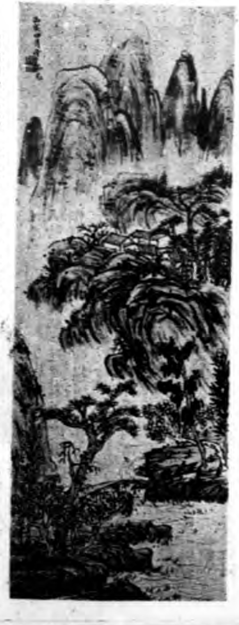


楊伯廬江天雪霽圖

楊伯廬君。爲中日畫會作兩畫。一爲一溪紅樹圖。已刊上期本報。一爲江天雪霽圖。即右圖。

天文儀

庚子之役。八國聯軍大掠北京。爲我國歷史上之奇恥大辱。東觀音寺之中央觀象台。其中重要天文儀器。悉被德人擄去。陳列於柏林之博物院。歐戰後。始由德人將所擄儀器還我。上圖即該儀器存柏林陳列時所攝之影。



瑞光和尚山水

瑞光和尚字雪广。爲石山僧之弟子。性怪僻。工山水人物。爲當時所寶重。其畫得於性靈者獨多故久名中日。並精篆隸亦皆古博。右幅爲今年中日展覽會出品之一。余爲攝影供諸好者

釋漢如識

五塔寺墳

五塔寺在西直門外。爲明代喇嘛墳。

蜀民流離記（續）

（蜀鵑）

（二十）[illegible]

話說幼安兄妹被柔風劫着拖出大門。回頭一瞧。只見大門已被柔風關了。又聽得槍聲啵啵。鬼哭狼嚎。人哭喊的慘聲。真驚天動地。此時幼安只得强忍悲痛。向幼鳳說。妹妹。事已至此。我們不得不遵從老人的遺命。快逃命。於是兄妹倆相攜相扶。一步步的向着沒有火光處走去。剛走得約一箭遠。又見一股火光冲天。直照地上纖細皆見。幼安一瞧。才知道自己住屋。已連帶的被火燒了。既痛祖母的遺骸被燒。又痛老父生殉祖難。心裡就如萬箭攢心。忽然又拍拍兩槍彈。直照自己頭上飛來。幼安趕緊一拉幼鳳。伏在地下。就看見過來四個兵。手裡端着槍。四下搜尋。好像搜查敵人一般。幼安見來的兵氣勢洶洶。知道若被兵看着。把自己當作奸細。不妙。只有放着胆子。喊道弟兄。我們是逃難的。請你手下留情啊。說着就從地上立起。高舉兩手。這四個兵看見。一齊跑了過來。不容分說。便把幼安兩手綁了起來。假去借着火光看了一看。都說這是川耗子的偵探。拿到新城門去斃了。幼鳳看見哥哥被兵拿着。嚇得戰兢兢立起哭求道。先生。我的哥哥們不是偵探。請你把他放了吧。四川有一句俗話。當兵三年。把老母豬當作貂蟬。現在面前立着這樣一個風致嫣然的少女。自然難免他們的欺辱。（未完）

頤和園石橋

老松　奉天東陵

靳雲鵬

靳雲鵬字翼青。年五十一歲。山東濟寧人。武備學堂卒業。歷充標統。記名提督。陸軍中將。山東督軍。果威將軍。陸軍總長。兩任國務總理